

有時候他真希望沙奈子能有拉斯海斯特對於生活上的一半常識。

.....沒有一半也行。至少得知道加熱不等於消毒吧？

鮮度不明的東西再加熱大機率也還是壞的。芳生以為從喪屍事件後江塚沙奈子對於這方面已經理解透徹。但很顯然，沙奈子只要沒看到喪屍感染橫行的狀況就不會想到自己可能正在將一堆看不見的病毒吃下肚。

明明放入口中的當下身體已經反射性想將那團有害物質給吐出來，硬是閉緊嘴巴嚥下去的人到底有什麼毛病？就算要執行食肉的項目也不應該這樣做。

妳大可以只把目標放在吃完海斯特做的烤肉上，至少他做的食物他自己都敢吃下去。還是妳認為吃下對方做的餐就不該露出噁心想吐的表情，逞著那一眼就能看破的微笑就代表妳心底認為的禮貌，接著再趕緊去試吃別人做的食物，就算真的忍不住當場吐了，那也絕不是拉斯海斯特做的餐太難吃的緣故？

被雨淋過的肉派就算是白髮神父做的也不會有聖水加持的感覺。

妳又怎麼知道那位看起來人很好的教授做的東西能安心吃下肚。

更何況現場這些人還都活到了第五週。

第五週。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倖存者們飽含怨氣做出來的料理，妳怎麼有辦法像在露天市集一樣把這當成試吃大會。

不願表現以往畏縮的樣子延宕進度以免造成拉斯海斯特的麻煩，

不願將胃袋翻攪的東西全吐出來以免踐踏了那位馬克同學的「好意」。

我想不用問也猜得到妳的小腦袋瓜每次都在引導去怎麼把自己給害死的道路上。

也還好妳沒有真的蠢到想把每個盤子上的東西都吃過一輪，而且回程路上聞到死屍飄來的酸臭後直接蹲在水溝旁把胃裡的東西全都吐了出來。妳早該把那些垃圾全吐了，而不是想讓時間流逝消化這一切，或許在妳醒來後唯一做對的事情就是把頭髮紮成馬尾，好讓嘔吐物沒沾在難清理的髮絲上面。

縮在床鋪上沁著冷汗的感覺挺不好受。他醒了，同時也被上一餐殘餘的噁心感折磨得有些睡不著覺。眨了眨眼等待適應黑暗，芳生的視線移向那伸手可及的日本刀，然後開始在腦內回想他們還有什麼待辦事項尚未打勾。

似乎沒有了。
如果不提殺人的話。

而他對於拉斯海斯特沒有選擇極端一點的方式取得積分有些意外，像是他其實可以在執行主奴項目的時候趁機當個喪盡天良的主人，在十五分鐘到的下一秒就扯著奴隸砍斷那隻帶著腕錶的手。但會這樣想也並不代表他認為對方就是個無法信任的無良混帳。

只是如此效率的集分方式，他都想得到了，拉斯海斯特又怎麼不會想到。
這週的門檻是兩百積分，誰知下週會不會又一口氣躍升到三百或是更多。

然對方實際做出來的行為又令他匪夷所思到覺得好笑。

明明看到那個暴露狂在附近晃悠好幾次，卻還是主動避開甚至躲起來。撞見人家在新的一週橫死街頭之後還替對方在沙奈子面前安了一個奉獻資源的好名聲，而他其實也可以什麼都不解釋的直接取用。這不外乎就是僅存的道德良知在作祟，儘管他嘴上說得好像他沒什麼良心可言一樣。

好笑歸好笑，但他其實該慶幸拉斯海斯特就是這麼一個莫名矛盾的傢伙。
嘗試在一片烏雲中試圖尋找那被迫遮蔽的一絲暖陽，好讓人感覺生活能一如既往的不倚靠自相殘殺繼續運作。

要不然這把刀早就砍下去了。